



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，不怜恤她所生的儿子。即或有忘记的，我却不要忘记你。（以赛亚书49章15节）

他看见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。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（马太福音9章36节）



文字事工团队

文字编辑组：刘华清，管隽，王瑾，陈杰

版面设计：马利

印刷：郭克琳

约稿组：牛宁，林清，于竟学，郭克琳，李军，侯瑞萍，张岚，吴虹，王瑾，马利，管隽，刘华清，陈杰



上帝的指紋

GOD'S FINGERPRINTS

天父的心

他在乎每一個屬他的孩子，哪怕這個孩子流落到一個無人知曉的偏僻鄉村，他依然找到他，領他回家。

——滕敏姐妹

我已經整整八年沒回國了。今年父親八十歲，我於一月底買了機票，隻身打道回府，回國過年。大年三十晚上我邁進了家門。吃喝聊過後，一席空虛襲上心來。咋辦，剛過四天，還有六天，外面冰天雪地，朋友都在外地，家人也陸續上班。心裏忽然產生了一個奇怪的想法：對了，帶父親去看望住在遼寧省瓦房店的老叔（父親的弟弟）。

父親上一次看到老叔大約是在45年前。是的，很難相信，吉林離瓦房店並不太遠，居然半個世紀沒見面。父親的理由是沒人領他去。老叔家住在瓦房店一個偏遠的村子裏，從村子到任何一個城市都得開兩個小時的車，而且是土路。這樣從我家到老叔家，即便一路順風，火車加汽車，左倒右倒，也得一整天。對八十歲的父親來說，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當父親聽說我想領他去看望老叔時，父親有點猶豫：“等天氣暖和點兒再說吧，你好不容易回來一次，應該和你弟弟和弟妹多呆幾天。”但不知道為什麼，我非常想去，就說：“我非常想去，你收拾一下行李，我去火車站買票，明天出發。”

吉林火車站人頭攢動，根本沒有買到當天的動車票。排了四十多多分鐘的隊，一問，從吉林去瓦房店或大連的車票早就賣光了。去瀋陽的還剩下四張票，還是第二天的。

第二天，我和父親登上了去瀋陽的動車。我想走一段是一段。順利到達瀋陽火車站，再去排隊買票。無奈，當天無票。二月初的瀋陽，寒風刺骨，我不想把寶貴的時間耽誤在此地。感謝神的預備，路邊一輛大客車是開往大連市的，我

們馬上上去了。長話短說，經歷六個小時的顛簸之後，我們出現在老叔家門前。用驚喜、驚訝都不能準確描述出我當時的心情。有十幾個人站在我的面前，很難想像表弟現在已是儀錶堂堂的中年人，不再是流著鼻涕和棉襖袖口發亮的小男孩了（我也將近三十年沒見到他們了）。進了屋，只見老叔一人躺在炕上，早已老淚縱橫了。詢問之後，才得知老叔最近得了肺氣腫。兩位老人更是抱在一起痛哭。

我印象中的老叔是為人正直、大度，動作迅猛，脾氣暴烈的人。他的四個兒子小時候常常挨打，連最小的寶貝女兒也挨過揍。眼前的老叔目光呆滯，氣若遊絲，往日雄風蕩然無存。老叔是村裏村外有名的牙醫，村裏人都是他的病人，縱然脾氣不好，由於為人慷慨，人氣非常高。現在他得了晚期肺癌已經擴散到腿骨。（肺氣腫是孩子們安慰他的病名）

農村的生活，對我們來說很不適應，再加上老叔的病，我們的心情都很沉重。第二天表弟開車帶我們去遊覽了當地唯一的一個景點——水庫。冰凍壩面上不見一人，毫無生機。寒風凜冽，不到五分鐘，我們就鑽進車裏，張羅著要回去。我心裏想：“難道這就是我來的目的？看老叔？看水庫？主啊，幫助我！”

我們次日凌晨就要回吉林去了，因為我的假也快結束了。從水庫回來的當晚，我的心情十分複雜。看到門上貼的關公門神和廚房貼的灶王爺，突然有種入了賊窩的感覺，心裏有種說不出的委屈。我私下問表弟（其實是明知故問）：“你信耶穌嗎？”“不信。”“我老叔呢？”“他更不信，有好幾次，村裏人給他講耶穌，講了半天，最後他說不信。人家後來又來，還沒進屋，就被他攆走了。以後就沒人來了。”

晚上我一夜沒睡，強烈的使命感讓我產生了一種衝動。我想在離開之前邀請他信我的神，信耶穌基督。主啊，幫助我！要不我就白來了！

第二天早晨，我一大早起床，憋足了架勢來到老叔病榻前。我把十幾個人全部都趕到他屋子外面，包括老孀（老叔的太太）和我父親。我清場了，只留下我，老叔，和主耶穌。“叔，你到底信不信耶穌？”由於時間緊迫，我直奔主題，心裏也很緊張。“我想信了。”我心中大喜，馬上柔和的問：“您不是不信麼？怎麼又想信了呢？”我把準備一晚上的話全忘了。“通過這場病啊。哎，這次病的不輕。我的腿像是有一個洞，疼啊。”他斷斷續續地說。“叔啊，人的生命不是在地上結束就結束了，在天上的生命才是永遠的生命。信了耶穌，你的生命就永無止境。你的靈魂在天堂裏永不朽壞。就像那蠶變了蝴蝶一樣。蠶是沒有了，

但它沒死，它變成了更美的自己。”“我怎樣才能算信了呢？”“叔，和我一起做一個禱告，我說一句，你跟我重複一句。”“親愛的天父、主耶穌，我立志跟隨你。我是一個罪人。你在十字架上的死，救贖了我，也赦免了我的罪。求主在天國為我留個位子……”就這樣，老叔斷斷續續的和我做了決志禱告。看到他臉上有淚，那是我的淚和他的淚。

據表弟描述，老叔在我離開一個月後安息主懷。去世的前幾天，他時而昏迷，時而清醒，並無疼痛感覺。清醒時，他臉上掛著安詳的微笑，是那種在患病前都不曾見到過的微笑。

回到吉林後，我把馮秉誠牧師的《遊子吟》下載到尚未信主的父親的電腦裏。幾天前，我在視頻中詢問父親，他說他想列印幾份送給他在老年活動中心的夥伴兒們……莫非是奇妙的主靈在老父親的心中也開始了奇妙的善工？

親愛的天父啊，你的憐憫和慈愛是何等的細膩、無微不至。你心裏裝著每一個屬你的孩子。哪怕這個孩子流落到一個偏遠的鄉村，你依然找到他，領他回家……

